

画锦堂

HUA
JIN
TANG

下冊

云外天都
著

一个因陷害而生的劫 一系列离奇诡异的案
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曲錦堂



H U A J I N T A N G



【下】

云外天都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画锦堂

目录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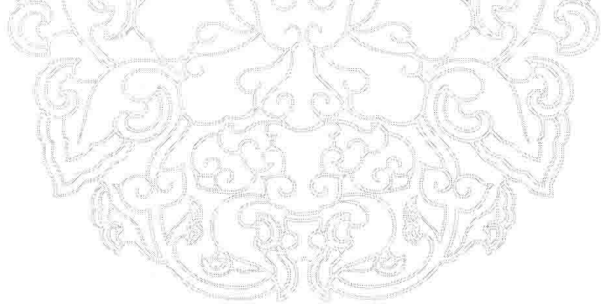
- 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四十一章 | 房内疑踪 /553 |
| 第四十二章 | 互变身份 /567 |
| 第四十三章 | 夜半梢头 /581 |
| 第四十四章 | 梅花之源 /595 |
| 第四十五章 | 胜利在望 /609 |
| 第四十六章 | 急转直下 /622 |
| 第四十七章 | 母子相疑 /636 |
| 第四十八章 | 旧案重提 /650 |
| 第四十九章 | 古怪铁盒 /666 |
| 第五十章 | 伤口有异 /677 |

画锦堂

目录

下

- 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五十一章 | 明星之争 /691 |
| 第五十二章 | 原来如此 /705 |
| 第五十三章 | 各负其责 /718 |
| 第五十四章 | 古老驾到 /732 |
| 第五十五章 | 尸行之案 /745 |
| 第五十六章 | 似曾相识 /759 |
| 第五十七章 | 真相大白 /773 |
| 第五十八章 | 槐树之下 /787 |
| 第五十九章 | 钱家之争 /801 |
| 第六十章 | 爱恨化尘 /815 |



第四十一章 房内疑踪

宫池鹤左望望右望望，满脸求知，“两位，你们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，我就不信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从一间干干净净的屋子，你们能看出什么来！”

安雅瑜说：“这人中等身材，并不是很高，三十多岁，惯用左手，但平时隐藏很深，我想，应该是左右手都用得十分熟练，还有，他有些长短脚，左腿比右腿长了半公分不止，喜欢听京戏，暂且就只能看出这么多了。”

宫池鹤瞪圆了眼，“这还叫少，有了这些线索，调查犯围可就小很多！你怎么知道他三十多岁？还有他的身高？他惯用左手？”

安雅瑜说：“他身受重伤，有些平时隐藏的习惯就再也隐瞒不住了，你瞧这盥洗室，左边有一个小窗户，为了透气，平时是开着的，只有人上厕所时才合上，这个人想必一开始不熟悉这房子，坐在马桶上时，才发现窗子没有合上，于是，用左手去拉那帘子，他坐在马桶上，手伸长至帘子之处，刚好在帘子中部，帘子上留下了很明显的碘液痕迹，想必是胳膊受伤，你那朋友处理不干净留下的。”

宫池鹤走进盥洗室，仔细察看，果然发现了几个指印，就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不是我那朋友留下的？他经常给人做手术，手没洗干净也是有的！”

“你的朋友车祸身亡，他坐的那辆小车与黄包车相撞，黄包车车杆能刺进他的胸口，说明他身量极高，他坐着都那么高了，如果他顺手拉帘子，手指印会留得这么低吗？”

宫池鹤说：“那可难说得很，有的人懒，不愿意抬胳膊。”

安雅瑜说：“你看那帘子，同样的部位留下了好几个指印，这说明那人胳膊受伤，每天都要换药，碘酒处理不当，沿伤口处流到了手指上，你朋友会吗？”

宫池鹤点头，“有点道理。那你怎么看出他三十多岁的？”

安雅瑜说：“刚才在书房里查看，你朋友的书架摆得极为整齐，分门别类摆放了各类书籍，有几本书却摆放得不是地方，显然是有人拿出来读了，顺手放置的，我记得那几本书的书名。”她一迭声说出了那几个书名，“这几本书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，深了一些，老年人又不喜欢看，是三十多岁人的至爱，更重要的一点……”她淡然抬头，“我听过他的声音。”

宫池鹤哦了一声，恍然大悟，“前边都是推测，后边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判断。”

“至于身高，这房子里留下了太多表示他身高多少的痕迹了。”安雅瑜说。

宫池鹤兴趣大增，拦住了她，“你先别说，让我也来推断一下。”他左望右望，想了半晌，“他坐在马桶之上，拉那帘子留下的手指印可以推断出一部分？”

安雅瑜点头，“那手指印如你所说，不能排除有一种懒人，就是不喜欢抬胳膊，喜欢垂着胳膊拉帘子，比如书房书架之上，他看完的书，顺手放在他最趁手放置之处，并不是原来放书之处，主人是不会这么做的，从放书的高度可以推断得出，他并不是很高，只是中等身材，一米七至一米七五，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了。”

宫池鹤虽不尽相信，也不由感慨，“还真如你说，一个人一走进屋子，无论他怎么小心，总会留下痕迹。”他转脸朝林泽夫问：“林三爷，咱们说了这么多，您就没什么发现？”

这口气，活脱脱的挑衅啊，安雅瑜默默无言。

林泽夫语气疏淡，“他惯用一把长刀，左右手都能用刀，平时隐藏极深，最喜欢从左自右给人开膛，左右长短腿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练了一种唐家螳螂腿所致，最喜欢听的京剧是《霸王别姬》。”

宫池鹤差点跳了起来，愕然瞪着他，“你怎么知道他惯用长刀，连杀人方法都知道？”

安雅瑜也怔了，朝他望了过去。

林泽夫嘴角一撇，说：“我是练武之人，当然会知道了，他的卧室虽然收拾得干净，但他心急，想伤尽快好，有好几次试着用胳膊挥刀，桌腿之处有被刀砍过的痕迹。”

“那长刀呢！就不兴他用匕首砍的？”宫池鹤问。

林泽夫语气轻蔑，“用匕首砍桌子会砍到桌子腿上？宫池先生习惯钻桌子？”

宫池鹄不死心，“长短腿怎么解释？”

“卧室有一双软底拖鞋，鞋垫里一边深一边浅。”林泽夫简单地答。

安雅瑜连连点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他练唐家螳螂腿练的？”宫池鹄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拖鞋里的脚趾之处，只有三个脚趾印，螳螂腿练到最后最大的特点，脚趾会变形内缩！”林泽夫看了宫池鹄一眼，鄙视得很明显，宫家每况愈下啊，后人一代不如一代，连这基本常识都不知道。

宫池鹄太阳穴青筋直跳，“好，你说，他怎么会喜欢听《霸王别姬》了？”

“书房有一台收音机，调到了一个频道，那个频道这些日子天天放《霸王别姬》，没有其他曲目，如果不喜欢听，你会把收音机调那个频道？”林泽夫语气越发淡然，淡然得简直蔑视。

宫池鹄哼了一声，“我朋友也可能听的。”

“你朋友喝洋墨水好多年了吧？他喜欢听中国京剧？他听得懂吗？”林泽夫挑起眉头。

原来他才是平常里深藏不露的，安雅瑜警然，心说还好自己以前破案推断并没有出什么大错，这要真的出了错，还不被他在心底鄙视死？

她忙上前说：“三爷真是好观察力，连这种细节都注意得清楚，宫先生也不错，你朋友一出事，你就察觉不妥，把现场保护了起来，要不然，咱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？”

宫池鹄脸色缓和，“如此一来，范围倒是缩小了许多了。”

林泽夫今日仿佛专门和他唱反调来的，“最大的问题，这个人是男是女我们不知道，所以，宫先生调查的那些人，怕没什么用处！”

宫池鹄哼了一声，“内院当然得靠三爷您了，您不是最熟悉林府内院吗？但我可得劝您一声，安小姐是弱质女流，别老让她处于危险之中。”

林泽夫脸一寒，“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我自然得保护周全。”

宫池鹄一声冷笑：“未婚妻？哼哼。”

他那两声“哼哼”一出，安雅瑜立觉屋里寒风阵阵，咽着口水打岔，“宫先生，你那医生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以前在哪儿当医生的？”

宫池鹄说：“他叫刘荣生，在东洋学的医术，后去了马来西亚，最后辗转来到中国。”

安雅瑜轻声说：“又是去过东洋？”

宫池鹄点了点头，“他们家早年移民美国，参与了大铁路的修筑，后住在唐

人街，所以中国话说得还算流利，到日本学医五年，这才回了国。”

安雅瑜不由好奇，“以他的资历和医术，怎么会做了黑市医生？”

宫池鹤说：“这我也调查过，听说十多年前他医死了一个大人物，那人的后代一直在追杀他，他哪里敢在大医院求职，只好做了黑医。”

林泽夫挑着眉毛说：“他敢收留这凶手，两人以前一定有旧识，你这么神通广大，就没查一查？”

“哪有林三爷神通广大，我也只能查出这么多了，剩下的，只有托林三爷了。”

安雅瑜觉得这两人同处一室，就像屋里放了两只老虎，随时有可能两虎相斗，于是说：“这屋子显然经过收拾清理，因此就这么多线索，还是得从其他方向入手才行。”

宫池鹤点头，向门口走去。

安雅瑜舒了一口气。

两人跟着走了屋子，下了楼，却见宫池鹤在裁缝铺量起了尺寸，林泽夫就不走了，到一边去抽烟。

安雅瑜左看看，右看看，还是走到裁缝铺去，就听那店老板在和他聊家常。

“楼上那医生啊，好多日子没回来了，这也不出奇，他经常一出去有一两个月，回来就在我家搭伙，给点饭菜钱就行了，不过他医术还真好，经常有人半夜来找他看病……”裁缝店老板又恭维，“这位先生的身材真好，练过的吧？天生的衣服架子，在我这儿做身西装出来穿上一准好看。”

宫池鹤看了安雅瑜一眼，“也就是平时随便练练而已，你说有人大半夜的找他来看病？”

“是啊，一个多月前吧，那人半夜来，鬼祟得很，可咱们这楼梯人一踩上去吱呀作响，哪瞒得了我，我悄悄起身一看，哎呀，那人穿一身青衣，手臂上全是血啊！”

“你有没有看清他长得什么样？”

“那倒没看清，他背对着我往楼梯口走，他们这种人刀口上舔血的，咱们也不能为了好奇丧命吧？”裁缝店老板量好了尺寸便问，“先生想做什么料子的？我这里的料子有法兰西进口的，英国贸易公司进口的，中国自造的……”

宫池鹤说：“就做英国哗叽呢的吧。”

裁缝店老板笑容更深，“好咧，先生穿了我这西服，一定更加气宇轩昂，英俊不凡。”

宫池鹤理着袖子谦虚，“是吗？”

安雅瑜感觉他的视线似有若无老往自己身上游走，想起林幽兰所说一只开屏的孔雀之类的话，只做不见，问：“楼上那病人伤得那么重，在刘医生那儿住了不止一天吧？”

裁缝店老板说：“那是当然了，我家婆娘替他们做饭都做了十多天，可那人也奇怪，从不露面，饭菜都是刘医生接的，他来了这么些日子，我们从没看见过他，直到那天刘医生送他走，我才看到他半边脸。”

安雅瑜问：“半边脸怎么说？”

“他戴了一顶帽子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刘医生开车送他，两人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了。”裁缝店老板说。

宫池鹤兴致大涨，“他身高多少？走路有什么不妥，你能看出来吗？”

裁缝店老板笑了，“当然能看出来，他啊，中等身材，一米七以上一点，如果来咱们店做西装，不是很费料子，那要是那大高个，像您这样，就费料子了……”

安雅瑜只好打断他的话，“您说回那病人。”

裁缝店老板说：“他走路有些长短脚，一般人当然看不出来，但落在我的眼里，一眼就看出了，替这种人做西装裤也得留神，左边比右边最好长出半寸……”

宫池鹤转脸朝安雅瑜，拱手，无声地说：“佩服，佩服。”

两人走到车边，林泽夫烟已抽完了，望着二楼窗口皱眉，安雅瑜还是像当副官时一样，把刚才打听到的事一五一十向他汇报，他只点了点头，指着二楼窗口说：“你瞧那里。”

安雅瑜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，却没有瞧出什么，她知道他眼神极利，就问：“三爷看出了什么？”

“路边的梧桐树伸出的枝丫离二楼窗口不远，那人如果想不惊动他人外出，那里才是最好的出入口。”

安雅瑜想了想，“三爷是在怀疑他半夜起来在刘医生的刹车上动了手脚，第二天再要求刘医生送他回去，半路下手杀人？”

林泽夫说：“验尸报告指出，刘医生除了胸口被黄包车长杆刺入之外，还腰椎断裂，我怀疑有人用手掌侧边猛击，使他胸口正对准刺过来的长杆，造成这样的伤害，只有练过武的人才能办得到。”

宫池鹤说：“林府可真是藏龙卧虎啊，安小姐，依我看，你还是住出来的

好，正好，我有个小公馆……”

林泽夫冷声说：“不劳宫先生费心，她在林府住得好得很。”

宫池鹤恍若不见他的冷脸，“是吗？早些日子安小姐才被人误会杀死了谷兰，听说还被人关了三天三夜，这才没住进去多久吧？林三爷这个未婚夫身份能保护得了她？”

安雅瑜听出他那未婚夫三字包含的深深讽刺意味，咳了一声说：“宫先生，今儿谢谢你了。”

宫池鹤就拱手，“安小姐，你别过河拆桥玩得这么熟练啊！咱们以后有什么消息，还是老样子，互通有无好吗？”

安雅瑜只好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她偷偷拿眼角扫了林泽夫一下，“宫先生先走吧，我和三爷再周围走走。”

宫池鹤就叹气，转身往小车走去，边走边嘟哝着什么。

安雅瑜耳尖，听到他说：天底下没有挖不了的墙脚，愚公都能移山……

不由汗了老大一把。

回头一看，林泽夫已经往街道那边走了去了，忙跟上，呵呵了两声说：“三爷，宫先生就喜欢开玩笑，您别当真。”

林泽夫脚步一停，居高临下望去，眼眸黑得惊人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有挖墙脚的机会的！”

安雅瑜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，只偏过头去轻声说：“是吗？”

林泽夫却已转身，再往前走，走了几步见她没跟上，只说：“这条街和长青街隔了不远，我们再去长青街看看。”

安雅瑜忙跟上，收拾了那一瞬间的心乱，想了想说：“三爷怀疑刘医生和肖盛古之间有关联？”

“说不上为什么，只是这自霍五娘之案开始，所发疑案又围绕租界展开，还聚集在了租界相隔不远的几条街上，仿佛他们在首尾呼应，预谋着什么。”

安雅瑜点头，“三爷说得没错，刘医生，肖盛古，霍五娘甚至于辫匪那军师，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人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手艺人，是属于极为精通那种，刘医生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过，但从他房间里的医疗器材来看，制作精巧，连大医院都赶不上，有些形状奇特，显然是自己设计让铁匠打造的，他的外科医术定然不差，几个各行业的顶尖人物都牵涉到了命案之中，光这一点就让人生疑。”

“手艺做到他们那种程度，光是辛勤刻苦远远不够，一定要有天赋，就像有人从各地专门收集了有天赋的人，刻意训练，使他们有了杀人之技，再安排至

各处潜伏，只等着某一日有信号召唤，就去完成什么事，可我想，那幕后之人怕也想不到，世事变化，人事无常，这些生性凶残之人隐藏于普通人身后，到底隐藏不住，有些暴露了本性，再开杀戒，有人却是不愿再被那幕后之人控制，生了反心。”

安雅瑜仰起脸来，“三爷，宫先生不是说过，这种人有十二个之多吗？如果那韩勇也是其中之一……”她数了数，“我们发现的就有六名，他们擅长的技艺延伸到了各行各业，我想，多年之前如果真有人培养他们做什么，那么，一定与那瓶中画有关，也许，只要凑齐那残瓷，就能知道这所有一切的最终源头了。”

林泽夫目如寒光，“宫池鸩的话你倒信了个十足十！”

安雅瑜说：“我想在这上面，他不会骗我吧？”

林泽夫转过身去，只淡淡地说：“是啊，他不是说过，他骗得过天下，但绝不会在你跟前说谎吗？”

他身体如山岳般挺拔，一如既往面目微冷，可不知为何，安雅瑜心中却涌起股酸酸胀胀之感，从血液之中涌向头面部，慢慢发酵，转变成了丝丝甜意。

她垂头，轻声问：“三爷说这话，是吃醋了？”

她没有听到他的回答，却听脚步声继续往前，忙跟了上去，走了几步，才听到他嗯了一声。

丝丝甜意化成漫天喜悦，布遍全身，让她整个人都轻了许多，如要飘了起来，她只低声说：“是吗？”

冷不防地，他站定了，她的鼻头撞上了他的后背，手便被一双温厚大掌握住。

她悄悄侧头打量他，夕阳西下，余晖自屋脊处射出光芒，使他漆黑的鬓发染上了层金光，异样俊美，眼角那丝温柔笑意就更加明显。

她心中一跳，忙收回目光，只把手轻轻反握，只觉此时此境，时光都仿佛停止流动，街道两边的人群只成了模糊背景，川流不息。

她跟随着他，走在青石板街道之上，只听得见他们的脚步声和谐如一篇乐章。

只眨眼之间，就来到了长青街上，酒楼小二阿强一眼看见两位，扬声招呼：“先生，夫人，你们又来了？来，我们这儿新进了一批野生重山菌，用小鸡炖的菌汤好喝得很，先生夫人试试？”

阿强弯着腰，看了一眼两人相握的双手，又移开。

安雅瑜忙把手从他手里抽出。

两人跟着阿强来到包厢，阿强低声说：“先生，对面那人真的是个杀人犯？先生放心，您问我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往外透露，我们老板这几天还问起了对面，说巡捕房捉了那姓肖的干什么去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”

林泽夫点了点头，漫不经心拿起菜牌，“你能守住口风最好，那人党羽众多，巡捕房并没有全都捉住，如果让他们知道……”

阿强脸色一白，拍着胸口说：“还好我口风紧。”

安雅瑜就问：“一个月前，离这儿不远之处发生过一桩车祸，你知道吗？”

阿强说：“当然知道了，一辆黄包车和一辆小车撞了，当时闹得可大了，哎哟那个惨啊，小车司机胸都被插穿了，血溅得满车厢都是……”

见他说得活灵活现，安雅瑜奇道：“你当时在场？”

阿强摇头，说：“我不在场，但我那同乡阿紫在场啊，她当时去买菜，买菜回来就遇上了这车祸，我都是听她说的，说那车子撞倒了黄包车还不止，直往人行道上冲，在她前边不远撞上了电线杆这才停下，血都溅到她身上了，吓得她菜篮子都丢了往回跑，还被老板骂了好大一通！”

林泽夫和安雅瑜对望一眼。

安雅瑜拿出两块银元递到他手上，“你能把阿紫叫来吗？这是误工费。”

阿强略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把那两块银元收好，“我给阿紫吧，你是不知道，她虽然是老板的侄女儿，但老板对她可不好了，稍不顺眼又打又骂的，就她丢的那菜篮子，要从她工钱里扣除，到现在还没扣完！”

他喜悠悠地离开，隔不了一会儿，领了个胖胖的姑娘过来，介绍说：“这就是阿紫。”

阿紫拘谨地捏着衣角，“先生，夫人，您找我。”

安雅瑜想纠正她的称呼，但林泽夫摆明了一脸自在，她只好听若不闻，问她：“阿紫，一个多月前离这儿不远之处发生了一桩车祸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
阿紫点了点头，一脸后怕，“是啊，那天，我正在街道上走着，忽然前边传来一声巨响，那车子就在我面前撞到了黄包车上，吓得我心扑通扑通直跳，转身就跑，篮子都忘拿了……”

安雅瑜直视她的眼睛，“阿紫，你为什么害怕？那车子并没有撞上你！”

阿紫咽了口水说：“车里的人当场死了，到处都是鲜血，我，我，我见不得血！”

安雅瑜看了她的指尖一眼，伸手从她衣袖上拿下一根鸡毛，“阿紫，你在后厨房是做什么的？你刚刚才杀了一只鸡过来吧？你瞧，衣袖上还有鸡血呢！”

阿紫紧张地捏紧了衣服，脸色发白，“可，可那是人的血啊，和鸡不同的……不同的……”

阿强也看不出来，上前劝她，“阿紫，你有什么话就对先生、夫人说清楚吧，他们是好人，会帮你的。”

阿紫垂下头去，沉默了半晌，这才低声说：“他，他警告过我，要我别乱说话，那一双眼睛太可怕了，是魔鬼的眼睛，我做了一个月的噩梦了，我实在害怕……”

安雅瑜心底一喜，轻轻吸气平息心情，温和地问：“阿紫，把你看到的告诉我们，你放心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只要告诉了我们，你看见那人的脸了吗？”

阿紫全身都在发抖，牙关咯咯直响，缓缓点头。

“你能告诉我，他长得什么样吗？”安雅瑜问。

阿紫说：“他，他满脸都是血，从车子里滚了出来，看见了我，拿出一把刀来，可有人围过来了，他用手指着我，告诉我，‘别乱说话’，后来才弯着腰往巷子里跑走了。”

“你当时手里提了一个菜篮子吗？”安雅瑜问。

阿紫点了点头，“姑父叫我去买菜……”

“菜篮子丢了，你姑父没骂你？”

“骂了，骂了好几天，还让我在工钱里赔，还好那天没买多少菜，要不，我一年的工钱都没了。”阿紫虽然不明白她为何问这些闲话，但心情渐渐放松下来。

“那天你买了些什么菜？”安雅瑜紧盯着她的神色。

阿紫垂下头去，有些不自在，“也没什么，就是平日里的一些青菜、猪肉什么的。”

安雅瑜看了一眼她握紧衣衫一角的双手，移开了目光。

林泽夫却让阿强拿来纸笔，才示意安雅瑜再问话。

安雅瑜便问：“阿紫姑娘，你还记得从车里走下来的那人吗？他眼睛长得什么样？脸是圆是瘦？”

或许是两人温和的态度鼓励了阿紫，又也许多日的噩梦让她实在想找个人分享，她慢慢平静下来，开始回忆，“他嘴唇下有两撇小胡子，脸瘦得很，眼睛长长的，不是很高……”

林泽夫在纸上作画，不一会儿，画出了那人的容貌，递过去给安雅瑜。

安雅瑜看了一眼，就皱起眉头，看了一眼阿紫，说：“麻烦你了，你不用

怕，你不会再遇见那个人的。”

阿紫感激地点头。

两人退下之后，安雅瑜打开了那张纸，摊开在桌面之上，“三爷，您有什么看法？”

林泽夫说：“这是一张典型的大众脸，但化妆得并不彻底，那两撇小胡子一定是粘上去的，眉毛也经过改装，眼睛拉长了，因此，他脸上即使没有鲜血，也不可能让人认得出来。”

安雅瑜思索起来，“可他逃跑之时遇见了阿紫，却依旧想要杀人灭口，他以为阿紫看到了什么，是看到了他杀人吗？”

林泽夫说：“看来要到车祸现场看一看才知道了。”

安雅瑜点了点头，拿过纸笔，在纸的下方画了起来，把刚刚问的阿紫说的案发现场一一画了出来，指着那电线杆说：“车子是在这里撞上电线杆停下来的，阿紫看到之时，车门应该开了，是副驾驶位，凶徒刚杀死人，车子受重创，他想必也受了伤，他知道人群一定会尽快围上来，所以想马上逃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看见了阿紫，那么，认为阿紫看到了什么，拔出刀来想要杀人灭口，阿紫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”

林泽夫站起身来，“走吧。”

安雅瑜忙把纸收好，跟着他走了出去，店里人不多，阿强站在角落里安慰着阿紫。

两人走到街上，没走几家店铺，就来到了车祸之处，撞倒的电线杆子还来不及修好，只剩下了一半，青石板铺就的街面凹陷去不少，显然也是那场车祸留下来的。

看了几眼现场，两人就走到了主街后的小巷子，巷子极为僻静，是几户人家的后门，堆放了大量的垃圾。

“这里是租界，不比外边，垃圾会三天清理一次，巷子也有人专门一个星期扫一次，那人如果留下什么痕迹，早就清理得干净了。”林泽夫见她扫过垃圾桶看去，提醒她。

安雅瑜点头，“我也明白的，可我就是奇怪，那人为什么会走这条小巷，三爷您瞧，主街之处，一共有三条小巷相连，另外两条连通其他道路，是最好逃跑的，相反来说，这个巷子反倒是条死胡同，他跑了进来，能去哪里？”

“你怀疑他从其中一户人家的后门走了？”

“难说得很，不知道这几户人家是干什么的？”安雅瑜问。

“要查他们倒容易得很。”林泽夫说。

安雅瑜一转身，见林副官走了过来，怔了怔，“三爷，林副官跟着我们吗？”

她不免忐忑，这一路走来，也不知被这昔日的老同事看到了多少。

林泽夫瞧了她一眼，“我让林副官盯着那位阿紫姑娘。”

安雅瑜恍然大悟，“三爷怀疑她说话不尽真实？可不像啊，她都害怕成那个样子了。”

林泽夫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趋吉避凶之心，她虽只是个小厨房帮手，但遇到危及自己性命之事，她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告诉我们。”

说话间，林副官已经走了过来，低声禀报几句，林泽夫微微一笑，“果然如此。”

见安雅瑜一脸疑惑看着自己，心情大好，有心逗她，说：“不如你来猜猜，林副官发现了什么？”

林副官站得笔挺，向她点了点头，挤了挤眼。

安雅瑜就问：“我问林副官一个问题，林副官怎么答都可以，行吗？”

林泽夫向他点头。

林副官哈哈笑了两声，“好，你可不许直接问结果，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安雅瑜说：“林副官在茅厕待了多久？”

林副官半张着嘴，好半晌合不拢，举起袖子放在自己鼻端闻了闻，“你闻到了？”

“看来的确是去了那酒楼后边的茅厕待着，才听到了阿紫姑娘和阿强的对话了？”

林副官只点头，“说好了只告诉你一个问题的，好吧，我待了半个时辰。”

安雅瑜看了一眼天色，说：“酒楼后边自己搭了一个茅房，和厨房隔不了多远距离，一般打下手的人在后面切菜洗菜等等都在那儿进行，现在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是厨房里的人最忙之时，阿紫姑娘一边洗菜切菜，一边和阿强说话，再联系当时车祸发生之时发生之事，案发之时情形，我想，那凶手某处特点被阿紫姑娘认了出来？”

林副官抿着嘴点头。

“这处特点，是不是和菜有关？”安雅瑜紧盯着他。

他瞪大了双眼，却还是抿着嘴。

安雅瑜走进小巷里，往小巷深处走了去，直走了个来回，这才回来，轻声说：“难道说那凶手是个杀猪的？”

林副官嘴一下子张开，再也忍不住了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没说什么啊？”

安雅瑜说：“倒不是你说的，你只给了我一个方向，那就是阿紫一定隐瞒了什么，而你偷听到了她所隐瞒之事。”

“我没说我偷听到了啊！”林副官说。

“你没偷听到在茅厕里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你会满脸喜色？”安雅瑜说。

“先说说你怎么知道我从茅厕出来的？真闻出来的？”林副官问。

“酒楼茅厕用长芦苇搭成一个简单的小棚，林副官，你袖子上还有芦苇毛呢。”安雅瑜指着他的袖口。

他举起袖口，默默地把粘在身上的芦苇毛取下，解释：“那茅厕建得太小了，我蹲在里面，挤啊！”

他眼巴巴地看着安雅瑜，盼着她继续说下去。

“阿紫姑娘撞上车祸，她当时手里提了一个菜篮子，菜篮子并不重，里面没装多少东西，她害怕她的姑父，怕姑父骂她干不好事，可她却还是把菜篮子丢了，就好像里面装了什么让人惊惧之物一样，由此可见，那凶徒和菜篮子里的某样东西有关联，她当时认出了凶手，叫了出来，并意识到手里的东西经过凶手之手才来到了菜篮里，惊惧之下，这才把菜篮子丢了，再有，我刚刚走过小巷，这里有五户人家，四户人家的后门垃圾桶都是些正常的垃圾，只有一户人家垃圾桶有猪毛。”

安雅瑜指着小巷尽头。

林副官说：“安小姐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我还是得写个服字，没错，阿紫姑娘告诉了阿强，那凶手左手无名指和小指畸形，她一眼认出了是谁的手了，还失声叫了起来，虽没叫出名字，但那凶手仿佛感应到了，想要杀她，还好有人围了过来，才没有杀成。”

安雅瑜说：“这么多日子，阿紫姑娘一直好端端的，没有生命危险，难道凶手伤没有好，又或是被其他什么事拖住了手脚？”

林副官问：“安小姐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布置了人手没有？”

安雅瑜鄙视之，“这还用问吗？您是三爷身边一员大将，还用等到三爷吩咐才办事？只不过么，只怕要让你失望了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林泽夫也扯着嘴微笑了一下。

林副官就问：“怎么？”